

四庫全書

經部

童溪易傳卷四

宋 王宗傳 撰

䷂震下坎上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乾坤之後繼之以屯與蒙者經曰有天地而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初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物之穉也此夫子

序卦之旨也而愚之意則曰繼天地以用事者長子也其次則坎又其次則艮此三男相繼以效其勞於天造草昧之日闢天荒理地脉發初性而盡開物成務之道也故震之一陽實繼於乾坤之後當天地玄黄雌雄既決之後而以貴下賤爲屯之初九也故屯之下體震而上體坎蒙之下體坎而上體艮也三男相繼以效其勞不亦有序矣乎屯之初九曰利建侯蒙之九二曰子克家蓋謂是也元亨利貞乾坤之四

德也乾坤萬物之父母也故具此四德自乾坤而下若屯隨无妄革能具其大體而不能盡其全用則閔子顏淵之於聖人具體而微之謂也又其次則有具三德者若離咸萃兑渙小過有具二德者若大有蠱漸大畜升困中孚有具一德者若蒙師小畜履泰謙噬嗑賁復大過震豐節既濟未濟則子游子夏子張得聖人之一體之謂也方屯之時難未亨也所謂天造草昧者也當此之時未亨之難必期於大亨故曰

元亨夫有一言足以當天地萬物之心曰正是也則所以已天下之難者正也故未亨之難而期於大亨非利於正不可也勿用有攸往者非无所往也當往而往往而不在我故也夫往而不在我而奚在乎曰在乎正而已矣初九謂盤桓則欲其當往而往也所謂志行正也則往不在我而在正也解坎下震上屯之反也其曰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夫既曰无所往也未幾而又曰有攸往者何也天地之解已

在此時故也然則方屯之時所謂有攸往也則勿用焉而惟正之是卜可也侯者共理之人也當屯難之時民思其主而欲以吾之一身濟焉難矣故又利在建侯乾坤一索而得震而震之一陽用事於羣陰之下是爲初爻故曰剛柔始交坎水也水善陷故曰難生又曰險也動乎險中謂初九也初九以陽德居陽位正也此大亨之道也朱子發曰安乎險與動乎險而不正皆非濟屯之道震爲雷坎爲雨雷以洩陰陽

之怒氣雨以播隂陽之膏澤所謂雷雨之動也動謂震也滿盈謂雷雨之動充足乎宇宙也雷雨之動充足宇宙則无一物不蒙其功誠異乎屯膏未光之施也夫天造之初草創冥昧既難以吾之一身濟焉則衆建諸侯宜矣瓜分碁布之勢既連屬於宇内則雖有强暴誰與爲亂哉然既建侯以翼已而未始忘乎險難故又曰不寧則又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之戒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彖取雷雨象取雲雷者以言既雨則非屯象矣故雷雨作則爲解雲雷屯則爲屯也夫措之天下則爲事業蘊之吾心則爲經綸當理亂解紛之時而經綸之无素焉則欲亨屯也難矣故緻謀締慮屯結乎吾中若雲雷之欲雨而未雨焉此則屯之象也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九以天德居下位亨屯之主聖人之拔閭閻者也故

行止動静盡彖之德盤桓利居貞即彖所謂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也庖丁之解牛也曰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此所謂盤桓也盤桓即象所謂經綸也使初九无行正之志則不待當往而往矣所謂行正之志何也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能居是正則能行是正矣建侯為民建也建侯以為民則吾知有民而已又安知有己也哉故貴與賤所不必辨也此盛德事也陽貴而

陰賤陽少而陰衆陽爲君而陰爲民初九一陽處三陰之下故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君子守道不回不茍合而失正六二正也當屯之時欲上應於五而未果下乘初九之剛而不與合欲上應於五而未果屯如邅如也下乘初九之剛而不與之合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也屯邅不進

之謂也初九動乎險中馬之象也下馬曰班與馬異處欲行而止之謂也二與五陰陽之正也而居相應之地時方屯難莫與之合初非吾耦而二與之迫焉則以寇目之未暇論初之德如何也夫二既以寇目初豈與之爲婚媾乎此女子之貞而忠臣之義也字育也女子以正爲德以字爲功若失德而有功寧貞而不字也若夫屯極必通數極復始而正應乃獲故曰十年乃字十謂數之極也夫天下不常治亦不常

亂亂極必治不孚終孚事勢有所反也故又曰反常也若屈突通盡節於隋而爲唐忠臣則六二所謂不字而得乎反常之道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傳曰秦失其鹿天下競逐六三當屯之時所謂競逐之夫也漢高祖語諸將曰諸君知獵乎逐獸者狗也指蹤者人也坎爲隱伏五以一陽伏於衆陰之中鹿

之象也夫初九所以大得民者建侯以巽已故也用能作於閭閻而爲屯也之主六三居不以正動而无應猶之即鹿也志在得禽而无指蹤之人也所謂无虞也虞人山林之導也入於林而无其導焉徒往也上六處一卦之外而非其應也故有入于林而无虞之象君子則不然與其往取窮吝而无所獲也殆不如舍旃而安於屯居貞以待時而无妄動之失夫惟有所不動動必獲矣則初九是也幾殆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昔孔子之取虞人也取非其招而不往而孟子亦以不待招而往謂之枉已四與初居相應之地不卽應之亦曰乘馬班如者待招而往故也初之以貴下賤有求婚媾之禮故四之往應於初亦有乘馬之象於時爲屯故亦不免於班如焉夫婚媾之道不待求而往枉已也蒙之六三所謂不有躬无攸利是也求而不往亦不謂智成湯之三聘伊尹也尹乃幡然而改

曰我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幡然之改尹之明也

夫蒙之三不有躬无攸利則屯之六四求而往吉无不利宜矣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當屯難之時居坎險之位則五其致屯之主也夫九五之剛中正非有失德也特以膏澤不下而德施未光民心未歸而思亂者衆故屯難不得不生於此時也坎爲雨故稱膏當屯之時故曰屯其膏夫出納之

吝謂之有司則屯其膏者特有司之事爾故小者之職以屯膏爲正則吉雲行雨施天下平也此大君之體天也故大君之道以屯膏爲正則凶傳曰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而使之爲國家災害並至所謂災害並至其屯也哉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上六乘九五之勢而居屯之極故亦曰乘馬班如夫能使五之施澤未光而致此屯難者皆上六陰蔽之

力也屯極至此易窮則變上六之傷可勝旣邪故曰泣血漣如坎爲加憂爲心病爲血卦故屯之極備此象也何可長也者謂乘君之勢而相與以成是屯屯極矣居此高位其能久乎湯武一出而飛廉惡來之誅不可追也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

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合艮坎而成體艮止也而爲山坎險也而爲水山下有險遇險而止昧其所適蒙之義也人性本明一發其機則矢去川決而蒙者亨矣亦乾元者始而亨也之義夫蒙之能亨者以亨道而行也所謂亨道時中是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又曰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時中夫喜怒哀樂未發故爲蒙及其既發而又皆中乎節此以亨道

而行也所謂時中也六五爲蒙之主而九二則發其蒙也五艮體艮少男也故曰童蒙我謂二也居相應之地有剛中之德五實資之以發其蒙故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謂五有順巽之志以下應於二然後二從而應之也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可與有爲也韓退之師説有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決疑而辨惑也發蒙之道而曰筮云者所以決其疑也占筮以誠敬爲本不誠未有能動故也故初筮則告

之告之云何告之以吾剛中之德而已爾曰剛中云者即君子之時中也以吾之剛中而亨彼之亨此以性覺性之道也若夫筮以決疑也而有再三之瀆則誠意亡矣故以不告告之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此以不告告之之謂也夫天之予我以此性也正而已矣自正之外无他事也當蒙之初務養吾正則用力寡而成功多正之體不揺而正之用日長而日益矣此作聖之功

也故曰利貞謂當蒙之初所利者養正也程河南曰未發謂之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乃作聖之功也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養正以蒙學之至善也朱子發曰學未至於聖未足謂之成德故夫子十有五而志於學至於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蒙以養正作聖之功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艮山也而在上坎水也而在下蒙之象也不曰山下

有水又不曰山下有險而曰山下出泉云者夫山下有險彖既言之矣象者所以言彖之未言也泉者水之源所謂純一而不雜者是矣泉之始出於山下也以況則蒙之欲亨而未亨之象故不取山下有水之義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混混蒙也不舍晝夜則所蒙者亨矣至於盈科而後進則所蓄厚矣君子以是果行而育德德者行之源也所謂果行者以亨行也不舍晝夜

之謂也所謂育德者以養正也盈科而後進之謂也孟子養氣之説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此君子行欲其果也又曰配義與道无是餒也此君子德欲其育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説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傳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書曰制官刑儆于有位用訓于蒙士以六居初隂暗而未明所謂蒙士也欲發其

蒙不於此時而豫以禁之不可也故曰利用刑人而
象曰以正法也夫所謂刑人者非必殺戮之也正其
法以示之立其防束曉其罪戾而豫以禁之使蒙蔽
者知所戒懼欲有所縱而不敢爲然後漸知善道可
得而化之也當是時也夫茍説其桎梏而不豫以禁
之則過此以往不可復制矣雖有善教何由而入乎
故於發蒙之初用刑人則以爲利用説桎梏則以爲
吝也噬嗑亦明罰勑法之卦也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夫當噬嗑之初屨校滅趾而使之不行乃能无咎則當發蒙之初用說桎梏而縱之使往能无吝乎桎梏與校皆刑具也程河南曰或疑發蒙之初遽用刑人无乃不教而誅乎不知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蓋後之論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中矣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傳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以德則子事我也在蒙

之時則二與五是矣故二之一爻以二與五剛柔相
接而兼發其義曰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即此三語
足以見二與五之懿也夫二與五居相應之地二有
包蒙之德故以剛接柔而蒙者資之五有順巽之德
故以柔接剛而二則納之順巽之道婦之道也匪我
求童蒙故五之於二不得不盡順巽之道童蒙求我
故二之於五不得不擴包容之德包蒙吉此二之吉
於五也納婦吉此五之吉於二也或曰五君也而又

有婦之象何也曰泰之六五曰帝乙歸妹則亦下交於九二也庸何嫌乎說易者不以象害意可也坎與艮皆乾之子也二與五相與以用事則柔剛相接而家道成矣故曰子克家剛柔接也求之古人則商之保衡太甲周之周公成王是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夫昧其所適至於喪軀失德者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蒙不足以盡之故此爻獨不言蒙且人之所恃以自立於世者以其有廉恥之維在也廉恥之維一或廢缺則无所不至矣故蒙之六三陰迷妄動而以勿用取女爲義焉夫女之所以勿用取者以其妄動故也上九其正應也上九艮體艮止於上而无下女之義此六三以坎水之性趨下而從二焉見金夫也金夫以利合也以利而合則喪軀失德矣故曰不有躬夫知以利合而不知喪軀失德之爲非利甚矣其惑也

故又曰无攸利然則上九正應也而乃勿用取之者以六三不能靜以待上之求而失足於二焉故也故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夫失德之女人勿用取失德之臣君所不臣失德之士君子不友其或取之臣之友之是亦蒙矣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

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讀其書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君子之學求以亨吾蒙也蓋汲汲於此而後足以有立六四以陰居陰蒙昧无覿曾无剛明之親授以誘掖之孔子所謂困而不學者故曰困蒙吝吝者虛空无得歉然而不足也陽為實九二是也二發蒙之主四於初非應也固不得因初以親二三以不正實間忌夫已也又不得如五之應二故曰獨遠實也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不順則不能從善不巽則不能下賢五雖君位而以

六居之又艮體也故稱童蒙童蒙尤不可以不資於

人也故虛中无我而順以巽以下求於二如是則優

於天下矣故吉也太甲之於保衡也拜首稽首曰予

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旣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

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成王之於周公也亦

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

夫二主沖主也志於亨蒙亦篤矣其所以爲是巽順也亦至矣商周之所以隆也有由哉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上九以陽剛之才處蒙之終很然而不服所謂蒙之極者而不可告語者也故至此不得已當擊而去之夫所以擊而去之者務以已其寇暴之亂故也寇去則止若又擊之不已而寇自我作焉則是爲寇也孟子曰古之爲關者將以禦暴今之爲關者將以爲暴

夫闗一也何古今之異歟禦之不已而或至於生事造怨則是爲暴也故蒙之初發蒙利用刑人而用説桎梏則以爲吝上之擊蒙利用禦寇而爲寇則以爲者利上无過暴下无不服故曰上下順也程河南曰若舜之征有苗周公之誅三監禦寇也秦皇漢武窮兵誅伐爲寇也

童溪易傳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童溪易傳卷五六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連彭年

童溪易傳卷五

宋　王宗傳　撰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有所濟者君子之才有所恃者君子所以全其才有是才矣而不知所以全之則或恃其在我者而不知相其在彼者鮮克有濟矣夫乾以剛健之才運乎萬

物之上則莫我或抗令也處乎坎險之下前有險而未可逞吾有才而未可恃當是時也能无待乎此卦之所以為需需須也有所待之謂也至誠自信全其在我而不拂其在彼者此需之道也惟能盡需之道則時行乃行險不能陷故需之九五位乎天位而有中正之德以乾德之發用而不窮者得位得時如此也此其為效豈不光亨矣乎故曰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然則有孚者乃需之道而有所須者乃所

以全其剛健之才者也將以全其才也而无至誠需時之心則未有不輕進躁動而自寘於陷敗之地其能免於困窮矣乎需之剛健而不陷故乾德之發用得位得時而為需之九五此所以謂其盡需之道則曰有孚謂其有不困窮之義則曰光亨謂其得位得時而有正中之德則又曰貞吉也夫以剛健能濟之才而不陷於坎險則排大難定大患何往而不利故又曰利涉大川往有功也夫始焉有所須未始有功

也知有孚而已矣終焉有所往未始不利也故又繼之以有功焉則有孚者乃有功之本而有功者又有孚之效也噫孚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序卦曰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則需云者又有養物之義此象所以有飲食宴樂之說而九五亦曰需於酒食也夫雲上於天欲雨之象也故為萬物之所需何須乎須此以養故也物

得所養則得其生矣故樂也飲食者所以養人也宴樂者所以樂其所養也人君之於天下也固非家至而飲食之也亦非人人而宴樂之也不過使之而各盡其耕鑿之利云爾此養天下之道也又使之仰父俯子嬉遊順適而无追胥勞擾之害云爾此宴樂天下之道也夫天下之心所以有待乎上者蓋亦不過乎此也君子在上有以慰適天下之望而使之各盡其有生之樂焉此則需之義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天下之事勢有遠近之不同君子之處事亦隨其勢之所異需之坎險在前逼近則為泥九三是也漸近則為沙九二是也最遠則為郊初九是也故迫近於難則欲致其敬漸近於難則欲處以衍最遠於難則欲其不失常也夫處无事之地則不可以越常而犯難初於坎水為尤遠所謂无事之地也故曰需于郊

而以安常守分為用者乃其所利也夫處无難之地
而不以犯難越常為行而以安樂守分為用庸何咎
乎或曰需之險在前也非无難之世以初九剛明之
才豈无救世之志歟曰當需之時位卑而時未可患
難未切於己而不可以輕試於難若以越常犯難為
行孟子所謂鄉鄰有鬬被髮纓冠而往救之惑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
有言以吉終也

沙視郊則去坎水為近矣然未之溺也故曰需于沙沙平衍之地也九二以剛居中故又曰衍在中也故君子之濟夫難也豈務與之交相為敵歟夷然以寛裕自處亦還以寛裕處夫物而期於吾不彼攖彼不吾傾而已矣夫如是則始焉雖不免薄有所嫌小有所疑終焉釋然禍去而難平矣故曰小有言終吉此君子之善濟夫難也昔諸呂之難亟矣而陸賈乃從容於平勃之間未嘗少激其勢也俄而將相交歡而

左袒一呼呂宗覆矣若賈者可與論需之終吉也其能身位俱榮宜哉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泥視沙則去坎水為已迫矣是與寇難相鄰已不容髮矣故曰需于泥致寇至夫寇自外至而九三處内外之交而與之鄰焉亦勢使然也今而謂之自我致寇何哉曰警之之辭也夫禍難之至苟以為時勢之

使然而我无與焉則或坐視其禍而不救者有矣或知救之而不知敬戒之術以致敗也亦有矣韓文公守戒之説曰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髙其柴援而外施陷穽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内固扃鐍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故曰自我致冦敬慎不敗也此聖人警九三之辭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需之六爻由初九九二九三言之則在内者有以待乎外何也坎險在前故也故初之需于郊二之需于沙三之需于泥皆謂坎險之在前也由六四上六言之則在上者有以待乎下何也三陽上進故也故四之出自穴上之入于穴皆謂三陽之上進也而五之中正則又廣言人君待天下之道也是亦有以待天下也夫三陽以剛健之才在下而有待也亦乆矣至

於六四則涉陰虚之地而莫過其進如入无人之墟矣故四之當是衝也需其至而弗之入焉則有傷矣為四計者莫若出其窟穴而順以聽夫三陽之進若安其位而與陽角焉所傷多矣血陰物也穴陰所也皆謂四也夫方三陽之需于下也則指坎之地曰險曰難曰寇曰災及至於四而三陽有必濟之勢也則如蹈无人之墟而所謂曰險曰難曰寇曰災咸无焉聖人闡闢陰陽之旨至是而益明矣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正中也

司馬温公曰有孚光亨貞吉人君所以待天下之道也夫九五居中履正以待天下之須中則養天下而不過而有以盡時措之宜正則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此人君待天下之道也夫酒食所以養人也中正之君使天下皆足其量无求而不獲如酒食之適其醉飽焉此則需之義也而蘇東坡乃曰九五以酒食待乾乾必心服而為用陋哉斯言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出自穴謂當三陽之衝失所安也入于穴謂上與九三居相應之地不拒其進而初九九二皆因之而前不見傷焉得所安也夫在彼者有所待而來則在我者亦必有以待其來彼三陽者有待而來亦久矣故曰不速之客彼既有待而來而吾无以待之則其失大矣何謂待之之道曰敬之而已矣夫子戒司馬牛

曰君子敬而无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彼三人者雖九三獨吾應而九二與初亦吾所不失其親之人也故居需之終而獲吉焉夫上六以陰居陰當位也象曰不當位何也曰陽為客陰為主而且居一卦之上是不當位也不當位則失陰陽上下之義矣然敬則无失以陰而為主於上彼三陽者吾能敬以待之故曰雖不當位未大失也或曰六四之順以聽也則三客之來亦知敬之矣而且與初九居

相應之地何為其出自穴不若上六之安需于血不若上六之无所傷也曰三之應上也三居先焉而下二陽因之以進故上得所安而无所傷初之應四也初居後焉而上二陽不因之以進故四不得所安而有所傷也經曰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此之謂也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

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凡訟必有能訟之才亦必有兆訟之心有是才而无是心則訟何由而生有是心而无是才則訟何由而成訟之成體乾以剛居上剛則健而不可屈此能訟之才也坎以險而居下險則深而不可測此兆訟之心也以不可測之心而濟之以不可屈之才此所以訟也故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此以卦才言之也

坎之九二之剛實自乾來也而居下體之中是以成訟則二其致訟之主也夫以剛居中則中實中實有孚也天下之事无小大皆不可以匪孚而訟之匪孚尤不可也訟而匪孚則妄而已矣故訟以有孚為本窒塞也惕懼也有孚而見窒則不得已而訟窒而不自惕則是好訟也二以一陽而居坎陷之中故為窒坎為加憂為心病故知惕中吉者夫剛未為凶德也過剛則凶矣故訟以剛得中為吉以過剛為凶終凶

謂過乎剛也上九之終其訟是矣夫訟所以求直吾情也吾情之旣直則亦可以已矣而復不已則其於人也豈惟擠之罪罟之地而後已而吾之為德也亦不得為吉德矣故曰終凶訟不可成也大人者謂九五也五居中履正是能以中正之道聽夫訟也故為天下之所利見夫天下之所爭惟中正可以已之故訟之所尚者中正而已蘇東坡曰夫使川為淵者訟之過也天下之難未有不起於爭今又欲以爭濟之

是使相激為深而已朱子發曰剛險不相下君子小人不相容難始作矣聖人見其訟也戒之以中正戒之以不可成若濟之以爭是以亂益亂相激而為深矣漢唐之亂始於小人之為險君子疾之已甚其終至於君子小人淪胥以敗而國遂亡故曰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噫聖人示戒之意亦深矣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上運水下注天下之物其行相違莫甚於此故為

訟之象凡事終之不善始之不善也夫始善而終不善者有矣未聞始不善而終善者也故君子於作事之始必也絕其爭端窒其亂源使訟无由而生是之謂謀始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无訟乎无訟之道舍謀始不可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訟以得中為吉以終訟為凶故於初而致其戒曰不

永所事而象曰訟不可長也初六之才柔而順者也非能訟也然當訟之時而亦有所不能已也故曰小有言謂得罪於四而在我亦不能无言也初六何以得罪於四乎曰初與四居相應之地四下應初疑二間已又疑初之舍已而比二也故當此之時初六不得其平而至於不能无言然二與五兩剛不相能而二方且自下訟上則亦何暇間四之應而初亦何心以比二也故小有言而是非之辯如此其明也其初

亦非有罪者也故曰終吉以言初之於四始雖不得

无言而終相得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

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九二九五在乾在中孚則為同德在訟則為不相能

之兩剛也夫二五之不敵故也而二自下訟之義乎

故曰不克訟邑人三百戶二之居有其資比之尺地

莫非王土一民莫非王臣奚翅於千萬也而二訟之

多見其不知量也逋竄也避也眚禍也掇取也二若反而安其在我而避其為敵之地則可以居有其資而无禍患矣苟為自下訟上而不知其為不義則患之至也乃其自取也或曰訟之九二必與五訟乎曰凡恃己之才不安其位分而怨天逆天者皆訟五之謂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訟者剛健之事而非柔順者之所能為也故初與三皆云終吉然初之終吉即其初而知其終之有是吉也三之終吉居其終而安享是終吉也夫三以柔順之才而居下體之終是能以素分自足也何謂素分從乎上者已之素分也謂本與上應故也故曰食舊德貞固也厲危也貞固以自守而无九四九二上下之交焉則雖處危險之極而終吉也或從王事无成者夫訟生於其行之相違而天下之爭又起於矜功

而代能三與上居相應之地以柔而從剛以下而從上而不以成功自居是能无訟也故訟之六爻不言訟惟三為然夫一於守而不知義之所當從介者之所為也一於從而不知義之在所守狗夫人之所為也而三則舉无是也故曰食舊德又曰或從王事无成而象則曰從上吉也朱子發曰竇嬰之於田蚡上下相激至亡其身不知六三之吉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

失也

尊則无敵无敵則義不可訟二之於五是也柔則不競不競則无與為訟四之於初是也故二與四皆曰不克訟四體剛履柔雖有能訟之才安於所止是亦能反而歸諸正邪故曰復即命渝命正理也賜不受命則不知所謂正理矣渝變也變前之為則能安於正理矣復而不變變而不安危也於正理何有哉夫訟非吉德也以知止為吉吉則无失德矣故象又曰

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夫九二之歸而逋九四之復而渝皆貴於知反者也故聖人皆以不克訟戒之戒之者懼其恃夫剛也然四有安貞之吉而二无有焉則知自下訟上者聖人所深惡也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得時措之宜之謂中循天理之自然之謂正吕刑曰咸庶中正則中正之道獄訟之所以恃也尚矣訟之九五以天德居中履正而聽天下之訟則天下莫不

赴焉故彖曰利見大人而爻曰元吉元吉吉之大者也夫九五之吉而大天下之人見大人而利舍中正其可乎故利見大人尚中正也則知中正之道人情之所同尚也九五元吉以中正也則知中正之道以之者九五也舜語臯陶曰刑期于无刑民協于中中也又曰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正也孟子以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而曰此天也而不知此中正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

敬也

上九以剛之極處訟之終此極已之剛而終夫訟者也鞶帶之為服者不純乎剛亦不純乎柔而為中體之飾六三之象也三本應上而以素分自足有從上之吉无他志也當此之時諸爻方訟而三實間於九二九四之間上九或疑其有上下之交也故終其訟焉夫以剛極而終夫訟而三以柔順不較應之或錫之鞶帶也然或錫之吾受之以為宜也夫何愧受之

不以其道而以訟受焉則雖得之必失之兹禁也祇所以爲辱也故三之從上則未始或失乎吉而上之以訟受服則亦曰不足敬也上九乾之終也乾爲日故曰終朝自三至上凡歷三爻三褫也夫訟逆德也上九以極剛而終夫訟而昧不可成之戒聖人所以愧恥上九也亦深矣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

從之吉又何咎矣

師以一陽為衆隂之主居險難之地用衆之象也此卦所以為師夫用衆之道正而已矣所謂正者順夫理也用衆而不順夫理則譎詭變詐之為也以譎詭變詐為事豈足以服人心哉惟用衆得其正則足以服人心而為天下之所歸矣故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謂王道上於正也丈人者尊嚴之稱也謂九二也均是人也人之所以畏服順從之不暇者必其尊嚴

之人也有是正矣而又有尊嚴之人以行是正此師所以吉而无咎也剛中而應謂二之於五也行險而順合坎與坤而言也夫九二以剛處中中則剛而无過有以上應夫五也蓋不殺者帝王之本心而命將行師者帝王之所不得已二而剛則既足以除亂而解棼剛而中則吾君之心我實得之也故曰剛中而應戰危事也所謂行險也夫驅天下於險難之地而人不以為險難者是在我者有以順夫人故也蹈危

履險而有以順乎人其孰不惟我之從乎故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夫殺戮之慘供億之苦勞民而費財所以毒天下也然殺人以安人害除而利至人孰不曰此所以安我也此所以利我也故相率而從之不暇此无他有以順之故也夫我有以順乎人而人亦還以從乎我此所以曰吉又何咎矣司馬溫公曰毒之者其志將以安之也若鍼砭所以已疾也所謂吉无咎者師以功成為吉以人心服從而莫之或違

為无咎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散漫而不一者水也衆之象也翕受而无遺者地也君子之德也吾嘗謂用衆非小人之事也或曰古今小人有才略者亦多矣何其不能用衆也曰能驅之而已矣僥倖其功亦有之矣語其以心服人則未也故夫有翕受含洪之德則平居暇日使之自然有尊君死長之義油然作於其心而有不能自已者一旦

驅之死地則捐軀効命孰不為吾用也故師之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謂容之畜之者所以能用之故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程河南曰初六師之始也故言師出之義與行師之道也何謂行師之道曰號令詳明是也何謂師出之義曰兵出有名是也兵出无名號令不明皆失律也故於師之初而致是意焉否失律也臧善也謂有功

也師不以律雖有功亦凶謂不合於道與義而非王者之師也齊桓公之伐楚也楚人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風馬牛不相及也曷至是哉齊人曰包茅不入王祭不供寡人是問此雖假義也然亦幾於有名矣李廣與程不識同時制軍廣之軍廢刁斗逐水草自便而已而不識則日夜持嚴常若敵至諸軍樂廣而苦程不識也然不識未嘗遇敗也而廣雖以勇名竟以勇敗此所謂失律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夫居人臣之位而得專制其事者其在易也惟師之九二為然古者人君當命將出師之日也謀之於廟遣之以禮餞之於國門之外敬而授之鉞曰閫外之事將軍制之朕不敢與也故將軍得以行其志而後世乃以刑餘監軍事從中覆殊失古之義也所謂行其志者非專殺恣戮之謂也時然則然時止則止或

威或懷而不失乎時中之義也雖然王者之師志於懷而已矣威之者非吾心之得已也然非有威之之具則彼小人者罪惡既逞欲其戢懷未也師之九二在師中吉所謂或威或懷而不失乎時中之義也象曰吉无咎九二亦云此正為二設也夫吉天也无咎人也在師中吉則有以得乎天也故曰承天寵也天且寵之而況於人乎其无咎宜矣王三錫命因天之寵也夫功之多也則其錫之也必不薄王錫之命而

至於三焉則功之多可知矣故曰懷萬邦也九二以懷萬邦為功而獲王者三錫之命則與血刃相屠結禍於斯人者有間矣余故曰不殺帝王之本心剛而中則吾君之心我實得之也九二是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昔昌國君樂毅為燕上將軍并護趙楚韓魏之兵以伐齊盡虜其財寶祭器以輸之燕既而又下齊七十餘城皆郡縣其地以屬之燕功信偉矣及田單反間

既行而騎刼代至齊師遂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侵城此師之六三所以師或輿尸凶也輿集衆木而成也故有衆義説卦曰乾為大輿衆尸主也師或輿尸不一其所主也夫師之權專則有功不專則致敗九二師之主也而六三復居其上外柔懦而内剛很之人也斯人而兼主軍制豈不兼喪前功邪故曰大无功也晉以戴若思遥制祖逖遂使黄河以南不旋踵而復陷於羣胡亦此意也故六五復申其戒曰長

子帥師弟子輿尸凶象曰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有決戰之師有持重之師決戰之師利於速戰不速戰則非惟老師而費財也脫免之機一失則无復成功之可冀矣持重之師利於退守不退守則以肉餌虎而宗社存亡之命一決於俄頃間矣諸葛亮武侯崎嶇自蜀中出與司馬宣王對壘屯田之策非得已也而巾幗之遺其意正在速戰也辛佐治一杖節立

軍門而魏師竟无戰意遂以不殺却敵人此持重之師也六四重陰陰主静退故曰師左次左次退舍也左亦陰也退而有待相時故也故曰无咎若宜進而退則有咎矣夫宜進而進宜退而退亦師之常也故曰未失常也程河南曰度不能勝而全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易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九二處帥師之任而征伐賞罰實自五出故六五詳言興師任将之道以示其戒夫以六居五柔暗之主也柔則易以奪暗則易以惑居天下之利勢而征伐賞罰之權實自我出何施而不可然師出无名事故不成名其為賊敵乃可服師无故而興焉此柔暗之主之所輕而王者之所重也故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用得其人其功乃成用失其當前功反喪帥師之任无故而易置焉此亦柔暗之主之所輕而王者之

所重也故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夫興師以討有罪猶之田也凡田狩之役以有禽也害我苗稼義當獮去王者之師亦曰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云爾此有名之師也故曰利執言書曰奉辭伐罪謂辭在我故也此之謂執言夫苟得已而不已焉非所利也程河南曰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長子謂九二也弟子謂六三也夫當其可之謂中二有剛中可用之才而五用之用得其當故曰以

中行也三以過中不當之才而五又用之用失其當故曰使不當也命自君出正也用使不當則雖正亦凶矣司馬温公曰舉國家之衆而委之一人此安危之機存亡之端不可以不謹擇其人人君之職守也故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者雖正猶凶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上六師之終也所謂師休之日而論功行賞之秋也

夫用師之日不可以用非其人而師休之日尤不可以用非其人也師休之日而用非其人則一亂去而一亂生矣師何時而休邪蓋當師休之日智者謀力者角人爭售其所長未必皆君子故也亂略既平海內一統上有所命而下莫不聽故於此時得以稱大君焉功之多者命之開國以為諸侯功之次者命之承家以為卿大夫此所謂正功也夫分茅胙土之任不以付之非其人焉此休師之道也乃若小人之有

功者厚之以金帛優之以祿位不害其為賞功也所以勿用之者謂其必亂邦也昔我太祖當大業既定之後語諸將曰君曹何不釋去兵權擇良田美第歌童舞女以終天年諸將感泣而謝曰此陛下生死而肉骨也故二百年間无小人挾勲跋扈之禍夫語三代而下得御將之道不動聲色者惟我太祖也漢唐諸君不足與焉

童溪易傳卷五

童溪易傳卷六

宋 王宗傳 撰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師以一陽居二位衆陰順之於外大將統軍之象也此卦之所以為師比以一陽居五位衆陰順之于内大君朝諸侯之象也此卦所以為比比有吉之道凡

物无所比者不可以獨存於天下故比乃吉也夫比之所以吉者以其有所親附也故繼之曰比附也比之所以有親附者以其上下順而從之也故又繼之曰下順從也順謂坤也向使在上位而无輔則為乾之亢而有悔矣何吉之云向使上下違行而不順則為訟之不親矣何輔之云占筮之道人之所取信也書曰若卜筮罔不是孚益曰未占有孚則占筮者誠信之謂也比之為道以誠信為本故曰原筮謂推原

吾之誠信以為比之道也元始也永終也貞不變之謂也吾之誠信始終而不變此比之道所以无咎也故曰以剛中也夫剛而中則誠信之道充塞乎其内又何終始之或變乎盡此道者九五是也不寧謂未得其所以比也方來謂无方而不來也未得其所以比者无方而不來故曰上下應也以爻言之則居正應之地者二而已以卦言之則九五以一陽而五陰莫不比之故謂之上下應也亦猶小畜柔得位而上

下應之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之義雖然上六之後夫五非果能應夫五也故視下諸爻則其道為窮謂獨背夫五而不之應勢逆而不順故也夫當比之時顯比之主若揭日月於上自四而下皆面夫五而順從之上六獨背夫五而後之此迷悞失道而不知比之謂也其能獨存於天下乎其凶宜矣故上六又曰比之无首凶東漢之隗囂李唐之李密本朝之李煜是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嗚呼吾觀比之象而知君民相須之勢不容髮也夫萬物之所以比者地也然求其勢之相比而无間然者則莫水若也子夏傳曰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是也君民之勢亦然先王於是建萬國親諸侯使上下遠近脉絡相通則君民之勢交相比矣蓋國者所以域民也侯者所以君國也建萬國則君之所親者諸侯而諸侯之所親者民四方萬里之遠不患其不

相比也或曰後世罷諸侯而置守令其與先王之勢同乎異乎曰後世之心患諸侯之難制也故守且令焉而分茅胙土之恩薄矣守令有過則賜之一札奔命而服罪之不暇得保終吏則亦指日以求去此易制之法也然更易紛紛官吏民情愈不相親矣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大凡位之卑者則與之者必狹交之淺者則信之者

必寡六居比之初所謂位之卑而交之淺也以此比人人誰比之然有要道焉修吾胷中之誠而已矣故曰有孚比之孟子曰不誠未有能動者惟誠者則无上下之間有所不比比无不善矣故曰无咎缶之為器朴陋而微賤者然虛而能容初六之象也有孚盈缶則又誠无不足者不特有孚而已也終來有它吉者吾誠之效也孟子所謂能動也夫陰之所比者陽也初六之於九五近而承不得為六四遠而應不得

為六二然至誠无上下之間誠存於此終應於彼其亦效之必至者故曰有它吉也誠之可恃也如此矣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易之有比豈亦小人之道也曰所惡於比者為其不正也如比而得其正則无惡於比矣五比之主也二其應也隂陽各當其位所謂正也夫君臣上下相比以正此所以吉也比之自內者夫正者吾性之所自然而不變也比

而不失於吾性之自然者故曰自內凡相比之道而
或失之偽為者皆非自內也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以六居三比之所謂不正人也故曰比之匪人夫相
比之道以正而吉也比而不正則傷敗乃至是自貽
其禍之道也三以不正間於二四之間聖人以匪人
目之亦懼夫二四之或比之也其曰不亦傷乎者所
以示戒於二四也亦明矣唐之七司馬皆世所稱才

而柳子厚劉禹錫尤其傑者一失足於王叔文之門蹉跌含恨以至於死者昧不亦傷哉之戒故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處於邪正之兩間則誰從孰不曰從夫正而吉也然已之不正則亦未有能從夫正也以六居四盖正人也已之既正則所從者亦必正矣故外比於賢以從上也則不內比於不賢之匪人以舍下也可知矣若四者所謂可與語上也歟朱子發曰易曰東北喪朋

安貞吉六四之謂乎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九五居正中之位則所以比天下之道亦正中也道而正中則大公而不私也故曰顯比陽為明故稱顯夫顯明比道於天下而天下宜无不比者而或容有不吾比者聖人亦未嘗有心於求比之也比之以不比而已故以王用三驅失前禽為喻三驅禮所謂天

子不合圍也夫顯比之道順則取之逆則舍之若三驅然故前禽之失以不比比之也順則取之謂自四而下皆順夫五之謂也逆則舍之上六之後夫五是也亦謂失前禽也然以前禽為逆已而舍之則近而順乎己者亦豈上之人有以誡語之而致然歟故曰邑人不誡吉邑近邑謂近而比乎已者也聖人之比天下无遠近親疎之間不以近夫已者而加親不以遠夫已者而加疎此顯比之道也上使中也者夫近

而順於己者雖非有以誠之原其所以然者亦非无自而然也夫明中正之道於天下而天下皆惟吾之中矣書曰皇建其有極又曰凡厥庶民惟皇作極此之謂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知所比而後能比人有足比然後能比於人上六之後夫五非知所比者也以陰居上又非有足比者也故曰比之无首一卦之上所謂首也在比而无為首

之道能无凶乎故曰无所終也謂比道之窮也夫君子有終以其謙也上六以隂暗而乘五逆道也其无所終宜矣

☰☴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昔者常疑柔能制剛弱能制强而不知其所以能者何也盖學易而至於小畜而後得其説喟然而歎曰

噫此亦出於情揆而勢便也已矣夫勢便則事可順成情揆則物莫吾忌小畜云者小者之有所畜也畜者止也人臣有所止制之謂也故其為卦也則巽上而乾下其為爻也則六四以一陰位乎五陽之間而且近五焉乾之為物剛而健者也而巽則以順巽之道行乎其上剛而健者不吾忌焉何也是必有以得其情故也四以一陰位乎五陽之間而且近五焉乾之三陽雖剛而健乃居乎其下而不之辭焉又何也

勢使之然故也情投而勢便故雖剛矣而此有以入之入之者為主則受入者為客矣此小者之有所畜也故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蓋柔不得位則受制於衆剛之不暇矣如制剛何上下不應則衆剛之情俱不我協矣又如制剛何然則昔者君子之為人臣也所以汲汲於得位得君云者非有他也蓋曰位卑而言高罪也又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為是故也古之人有行之者則魏鄭公其人也賈

洛陽則踈矣劉去華尤其踈者也夫頃刻不離左右
握手入卧内其尊寵何如也以房杜之元勲猶以直
遜之也則上下之情寧有或吾忌者故魏鄭公得以
肆其志於太宗賈生以踈賤少年足跡方踵殿陛間
遽然痛哭流涕驚人耳目絳灌輩詎能平哉其見棄
宜矣去華以一介草茅裂眥誦言切齒宫闈其視賈
誼抑又甚矣曾何補於萬一哉此无他是皆昧夫小
畜之義故也故小畜之義必期於亨不期於亨俱无

補也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此又合二體與中爻而言小畜之所以亨也夫乾健也而在内巽順也而在外九二九五剛也而在中健而濟之以巽則施諸人也為易入剛而不過乎中則存諸我者无悻悻之態而志自行矣所謂志者何也孟子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君子之志志於好君而已矣君子之志行此小畜之所以亨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此又昧於健而巽剛中而志行者之戒也夫雲行而雨施者

陰陽之氣通也密雲不雨則陰陽之氣壅而不通矣西郊陰位也自我西郊謂六四用事也不雨之雲徒密於西郊豈有他哉陰陽之氣不通故也陰陽之氣不通則西郊之雲徒知尚往而已无惑乎其施之未行也夫小畜之義期於亨也今西郊之雲徒知尚往而已則失健而巽剛而中之義也不雨之雲徒密於西郊則欲志之行其可得乎故曰志未行也噫此賈洛陽劉去華之象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天下之物疾於行者莫風若也其所以疾於行者以善入故也惟善入故物莫能礙莫能礙故其行也雖欲不疾不可得也故易以巽為風又曰巽入也天下之物惟天為萬物之上惟其在萬物之上為高且大故舉天下萬物莫能踰於天令也風猶行乎其上何也蓋善入故也以天之高且大而猶不礙於風而風得以行其志焉此小畜之象也剛柔不偏之謂文行

於萬物之間而无所忤之謂文君子之畜夫君也亦貴於有所入之爾然德非文德則健而不巽剛而不中其能有所入而使吾志之必行乎故觀風行天上之象必以懿文德為本何謂懿曰積小以至大由微而至著之謂也揚子雲曰浸以光大不亦懿乎文德之發用如風之行无高不暨无遠不至而物莫我禦蓋亦發於細微而行於至著云爾是之謂懿文德荆公曰小者之畜其可以暴為之乎懿文德為之以不

暴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初九之陽動乎一卦之初動之微也當動之微去道未遠制之使不遠於道則用力寡而見功多而无制之之勞矣故曰復自道如復之初九所謂不遠復是也夫君子之畜夫君必待其非心既形舉措既徃去道既遠然後從而止制之其能免咎乎必也於方動之初制之使不徃於道則无制之之勞君焉不見非

於其臣臣焉不見猜於其君事君之義了无所失矣故曰何其咎吉而象又曰其義吉也以言事君之義莫吉於此故也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小畜之初動之微也所謂心之非也復而自道其盡格心之業乎楊中立曰六四陰得位為一卦之主而初與之為應受畜於四者也過未形而畜之其復自道矣又何咎之有故其義吉也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九二視初九則動已形矣所謂動之微也亦既有間矣雖然未過乎中也故君子於此牽而引之使復歸諸中而无過中之失則在君非惟无失也而在人臣者亦不自失也夫以牽復而視初之復自道則其制之之勞與逸亦豈不有間矣乎伊尹之戒太甲也而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又曰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夫曰虞機曰省括曰欽厥止曰率乃祖无非牽而復之使歸之中也然則縱欲如太甲而至於思庸

伊尹牽復之力益有勞矣郭仲和曰不能辯之於早至二尤艱矣故牽而後復也牽勉强之義

九三輿脫輹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初九動之微也其曰復自道則制之之力无勞矣九二動之已形也其曰牽復則制之之力已勞矣若乾至九三行過乎中而剛動之才已極矣制之之力不亦勞甚矣乎猶之輿也其行也有輹如欲制之使不行非脫去其輹不可也夫脫人之輹而制之使不行

則在我失之強聒而在彼者易以忿懟故雖以正相與也而亦未有能正者矣此六四用力以制九三之象也故又有夫妻反目之嫌而象曰不能正室也夫制之於中不若制之於初制之於終不若制之於中人臣之有所畜制者其勞逸難易之分於此三爻盡之矣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小畜之成卦在此一爻也夫四以位則多懼以才則

至柔以時則有所畜止之時也稟至柔之才處多懼之地而任畜止之權上下衆剛環然而卜吾之舉動焉於斯時也盖亦難矣况脫三之輻而常遭反目之嫌乎其憂傷恐懼何如也雖然以勢而論則柔一而剛五其不敵固也以理而論則君子以眇然之身而處上下之際亦必有道矣何也即吾之誠意以感之固也吾之誠意既至則金石可動而况於人乎故夫四之血去惕出而无傷害恐懼之咎者吾非恃夫有

五也吾恃夫有孚也使吾非有孚則位雖近五而君之志或不我合焉則位雖親矣而心之親則未也其能使吾之志必行乎故象又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但云惕出則血去可知蓋謂恐懼猶免則傷害斯遠矣舉輕以見重也程河南曰以人君之威嚴而微細之臣有能畜止其欲者蓋有孚信以感之故也或曰小畜之為小畜者六四也四處近君之位而以柔巽為畜止之道小人邪君子邪曰易雖以陽為君子陰

為小人而上下二篇所謂以六居四者凡三十二焉未必皆小人也若槩以隂居隂而謂之小人則凡為人臣者必以陽居陽而槩謂之君子可乎聖人於小畜之六四也而曰有孚曰无咎於大象又以懿文德為君子之事業至上九也又從而戒之曰君子征凶則四也者非小人也夫君子之所存悉无孚爾苟有是孚則時剛而剛時柔而柔亦將何所適而不可哉但當有所止畜之時上下皆剛非以柔巽行乎其間

不可昔人有身不勝衣而能以全德終始者則小畜之六四是也而槩以小人論之可乎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六四有孚而九五亦曰有孚此四所以上合志也而五則曰攣如又曰富以其鄰不獨富也夫君臣之間所恃相與以无間者曰誠而已臣焉不有以信乎其君君焉不有以信乎其臣則有言而无從也有諫而无聽也君子不能拱手以固寵則懼傷懼讒以求去

之而已人君不能恱霽以求益則无陪无卿而自用而已今也不然四以有孚而合五之志五以有孚而攣四之鄰故四得五而无傷讒之吝而五亦得四而有其鄰之富也此小畜之所以亨也以九居五陽之純者也陽之純則為充實充實有孚也以六居四陰之純者也陰之純則為謙虛謙虛亦有孚者也陽以陰為富則陰亦以陽為富故曰富以其鄰不獨富也謂五與四皆以有孚相得不獨五有是也成湯之於

伊尹桓公之於管仲蜀先主之於諸葛孔明皆能盡其義矣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小畜之道至上九成矣君子之志至此亦已行矣始也彖著密雲不雨之戒者懼其強聒以用事而上下之情不協焉故也故有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之說令也畜道之於五而君臣之志不謀而合則凡君

子之所欲言而欲施者无不如志矣故上九當畜道之成而有既雨之象謂隂陽之氣至此而交暢矣雖然密雲不雨猶戒於尚往其能无疑乎故又戒之以既處謂君子之於此時也若猶有所往而未已則嫌疑之不免矣夫成天下之功易處其成功難若成天下之功而不處之焉則天下之人皆能之何必君子也何也才有餘而德不足故也惟君子當夫功之既成也吾之處之若无功焉此非所積所養之厚不矜

不伐而能至是邪故曰尚德載而象曰德積載也言其德器之不薄故能有所任載而无滿盈之愆也婦道以順為正也若愆於正則為厲月遡日以為明也月至於望則與日敵矣何者陰盛故也故曰婦貞厲月幾望此聖人為畜道既成之戒也此所以終之曰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兊下乾上履虎尾不咥人亨彖曰履柔履剛也説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

明也

履者何經曰履德之基也韓子曰德有凶有吉吉凶相遼奚啻燕越然皆自所履而始故北首則燕南轅則越顧其所履如何耳是以君子所履常虞傷害恐懼戒敬不敢失足書云若蹈虎尾是也故履有取於履虎尾之義履之成卦在於六三兊以少女柔弱之資而履乾之剛故曰柔履剛也夫以眇然柔弱之資而履乾之剛尊卑小大之勢至不侔而剛不吾害者

何邪蓋有道也說而應之而不與之校是也涉世之
道以和說為尚以眇然之軀行之萬物之間物至衆
而已至寡也不以和說為行而務與之忤焉庸免患
乎故曰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兊悅也
初九九二雖與九四九五敵應其體兊也其性悅也
老子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噫吾身豈能為吾患邪
特患不能行是身耳吾身得所履則亦何往而不服
又何身之為吾患邪故曰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

光明也此九五之所履也又非柔履剛之謂也夫涉世之大莫大於應帝王故也剛也中也正也此九五所履之三德也剛則所履之不息中則所履之无過正則所履之不變以是三德而履帝位庸有慊然之病乎疚病也大抵有所慊於中則行之於外也亦必有所不足今也備是三德以履帝位初无不足之慊則履道之善莫盛於斯也故曰光明也書之稱堯曰聰明文思光宅天下稱舜曰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

蒼生謂以帝者之德履帝之位故其效不得不如是光明故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天下有自然之理常寓於自然之分之中禮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禮者自然之理也循理而行不踰其節則得其所履矣故履亦禮也上天下澤有自然不易之分故為履之象天下之民尊卑貴賤自有等差然或至於卑踰尊賤妨貴者盖以上下

之分不辯故也是故古者謹禮之君子為之立五常之教制五品之爵異士農工賈之業使之車服宮室起居飲食各有常分則天下之民卑不踰尊賤不妨貴其所存蓄自有一定之志可殺可辱而不可使為亂矣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初九以剛明之德而居履之最下之位而上无其應所謂素貧賤者夫素貧賤則亦行乎貧賤而已矣中

庸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則履之初九是也故曰素履往无咎夫上无其應而吾之志願則亦求其在我者而已矣吾遑他念乎故曰獨行願也所謂在下位不援上初九有焉孟子之无官守言責進退之有餘裕是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夫當履之時進居中位其視初九為得位矣然上无其應則亦與初九同也九二之時履坦坦之道而不

忘乎靜正而後吉也茍為不然則輕進躁動失其所之中心揺揺與物交戰豈不失其中心所守者邪故有幽人貞吉之戒謂以幽靜无欲之人而處此地則行道之心不為利祿富貴之所縈亂而後為得其正而吉也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修身見於世又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則履之九二是也石守道曰九二以陽履陰有幽

人之象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以全卦觀之則兊之柔弱履乾之剛說應乎乾則曰履虎尾不咥人亨以六三一爻論之則以六居三剛很在内隂暗在外外无所見很以待物故不免涉世之害而曰履虎尾咥人凶卦與爻非固為異也聖人

不盡之意互相發明故爾夫是之謂易楊中立曰易中隨時取義固不同也夫眇者非能視也比之无目者特一髮之間耳跛者非能履也比之无足者亦一髮之間耳然不可與未嘗眇未嘗跛者並駕而爭明何也眇能視不足以有明故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故也此六三之才也六三以此才而涉世不量可否輕重忤物必罹傷害故曰履虎尾咥人凶蓋其所履之位不當故也夫三履之高位而以隂柔履之豈其

所宜邪故曰位不當也九二以陽履陰其才剛明自處陰晦之地乃幽人也六三以陰履陽内幽暗而外剛明武人也以武人而履三之髙位為一卦之主為大君也外无所見很以待物而不免涉世之害昔人所謂盈成括是也張横渠曰大君為衆爻之主也武人者剛而不德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經曰四多懼處多懼之地而復以恐懼自處所謂愬

愬也四處三陽之後故亦曰履虎尾也始也履虎尾終也无忘其愬愬之戒故曰終吉夫九四之志无忘其愬愬之戒故履虎尾而終吉此其志之所以行也謂其能免涉世之患也在卦德曰履虎尾不咥人亨其九四之謂乎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九五以剛中履帝位剛則足以有決中而且正則其決也莫不當也矣故曰夬履夬決也夫涉世之大莫

大於應帝王履以虎尾為喻而九四所以无見咥之傷者處多懼之地而不忘於愬愬故也以九居五其位固正當矣剛中正之德既无不足之疚然或不知以危懼自處則剛有時而息中有時而過正有時而變矣故居此正當之位又當以危懼自處則夫履之德終无疚病矣故戒之以貞厲厲危也夫當履虎尾之時而危懼戒敬之心不可俄頃而弗置之念而況於九五之位者乎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上九以剛明之德處履道之成涉世之患吾知免矣其惟此時乎視履考祥者凡吾平生所履歷者迎而距之而熟視之而善惡禍福之祥皆不逃乎吾鑒之所考焉故曰視履考祥由是自反而仁自反而有禮則其所履之吉復自此始矣故曰其旋元吉夫以元吉而履諸上位此豈武人為于大君之比哉其大有慶宜矣

欽定四庫全書

童溪易傳卷六